

A Poet's Life 在地球上：春树旅行笔记

走 我都是 盲 的
作 我都是 哑 的

家、主编、旅人、
志愿者……
树都去了哪里，
什么？
部

世界，

波多黎各的蓝蓝
希腊旅行记
一次效果绝佳的
爱恨主义苦旅
休对故人思故国
孤独是孤独者的通行证
威尼斯自由路
“双城”的雨
夏威夷的海
拒服国
最奢华的
努力与乳罗的
熟悉的异国

绿色和平一起
雨林

彩云之南，什么都可以
长安，长安
青春的保证
青春的承诺
当世界抛弃我时，
我就大喊：MusicMusic!
我想
周末晨昏
只有精神病才在午夜写诗
灾后心灵重建
澳门小心情
在上海“搞艺术”

烦恼的夜晚

夏日之恋
西班牙的雨落在平原上
但求速死，以便重生
青春梦里人
情迷游泳池
俄罗斯“80后”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革命就像一场电影
革命就像一场流星雨

全
标
你
近
飞
什
实
眼
从
为
妇
收
舞
民
多
每
一
另
水
我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春树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地球上:春树旅行笔记 / 春树著. -- 北京:同心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477-0679-4

I. ①在… II. ①春…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12683号

在地球上:春树旅行笔记

出 版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发 行	(010) 65255876
总 编 室	(010) 65252135-8043
网 址	www.bjd.com.cn/txcbs/
印 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 / 16
印 张	14
字 数	120千字
定 价	39.80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献给父亲



A Poet's Life 在地球上：春树旅行笔记

春树 /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ONTENTS

记春树 -----	6
春树，爱是共同的语言 -----	7
致春树 -----	9
自由新生活 -----	10
另一篇前言 -----	10

楚山秦山皆白云

Part I 你知道 UO 是什么意思吗? -----	15
德国苍穹与戏梦巴黎 -----	21
波罗的海的重逢 -----	39
泰国旅行记 -----	44
一次效果绝佳的爱国主义苦旅 -----	48
休对故人思故国 -----	54
孤独是孤独者的通行证 -----	79
漫漫自由路 -----	87
“汉城”的雨 -----	94
夏威夷的海 -----	106
扭腰国 -----	110
爱荷华默思 -----	114
乞力马扎罗的雪 -----	118
越南，熟悉的异国 -----	121

Part II 与绿色和平一起拯救雨林 -----	129
---------------------------	-----

Part III 彩云之南，什么都可以 -----	14529
长安，长安 -----	148
青春的保定 -----	151
青春的承诺 -----	153
当世界抛弃我时，我就大喊：Music!Music! -----	158
我想 -----	161
周末晨昏 -----	162
只有精神病才在午夜写诗 -----	164
灾后心灵重建 -----	171
澳门小心情 -----	173
在上海“搞艺术” -----	175

燃烧的夜晚

Part IV 夏日之恋 -----	179
西班牙的雨落在平原上 -----	180
但求速死，以便重生 -----	181
青春梦里人 -----	182
情迷游泳池 -----	183
俄罗斯“80后” -----	184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	185
革命就像一场电影，革命就像一场流星雨 -----	187

缪斯本色

Part V 全球化的青春 -----	191
标榜 -----	191
你这么抒情不觉得可耻吗? -----	191
迟早要去猎鹿 -----	192
飞行 -----	193
什么没见过呀 -----	193
买书者 -----	194
眼影与香水 -----	195
从一双马丁开始 -----	196
沟壑难填 -----	198
妇女闲聊录 -----	199
收藏旧物 -----	200
舞遍全球 -----	201
灵感何来 -----	203
多年前输出的价值观 -----	204
每个成年人心里都有一个肮脏的小秘密 -----	205
另的并非一回类 -----	207
永远热泪盈眶 -----	208
我那个一直在流浪的朋友 -----	209
2012，农村往事 -----	214

我曾被彩虹罚下地狱，
幸福曾是我的灾难，
我的忏悔和我的蛆虫：
我的生命如此辽阔，
以至于不能仅仅献给力与美。

——兰波

我大半夜读书，冬天去南方。

——艾略特

记春树

写作的内核——作为一

个文字扫雪工作者，我想说的是，在我这些年看过的大部分作品的作者中，尤其是在我编辑入行前几年看到的几乎所有青春文学作品的作者中，春树老师是唯一一个至今仍在用青春的状态来写作的人。青春易逝，我们无法留住十七岁或者任何一段时光，但是我们可以用文字记录下这一切。时光或许前进了五年、十年，但是，春树的文字依然保持着强烈的个人特色。

这些年来，我一直享受着最先读到那些文字的特权，这其实非常非常难得。有个傍晚，在北京特有的那种灰色空气中，我在她的工作室，她给我看那些文字。她在一边一语不发地看着书，而电脑的光标下，那些文字仿佛让我又回到了那些只有文字陪伴的岁月。和我认识的大部分作家不同，她至今依然保持着极其旺盛的阅读兴趣，阅读量非常大。我认识很多藏书家，但真正的读书者却寥寥；而在她杂乱的工作室中，最多的就是书，这些是她生活中的主题。

对于常人而言，写作或许只是年度总结，或许只是微博里面的那一百四十个字；但是对于以文字为生命的人而言，写作就是他们的本能。这种出于“本能”的写作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受利益驱动，为了钱而写作；另一种就是纯粹为了自我而写作。春树属于后者。她写作时需要绝对安静，也不能有任何人在场，至少作为她工作室的常客，我从来不曾看她写作。本来，写作这事本身也没什么可观赏的。她会把自己静静地放在一个没有人打搅的时空的角落，写着什么。

我几乎读过她的所有作品，包括公开的、待公开的以及那些她从来不想发表的东西。这些，归根到底，是源于生活。你的生活决定了你的文字。多年前，我的编辑老师就曾告诉过我，要和你的作

家保持距离，这样你才能更好地欣赏他们的作品。

在我和大部分作家保持距离的时候，只对一个人做不到这样，那就是春树。我们曾经历过一样的残酷青春，在某种意义上，你永远无法做到的就是拒绝和你的灵魂对话。

写作这事，其实是非常奢侈的，因为作家本身就是一个奢华的角色。活成一个作家其实非常难。那日，我们在工作室里聊人生，她接到一个电话，某城市地产的开业邀请。春树委婉地拒绝了，之后她对我表示：不是所有的活动都要去参加的，因为要尊重作家这个头衔。一旦你去了一个，就会有一百个找上来。她拒绝了无数看上去能赚钱的商业合作，因为她只想安静地写作，安静地做一个作家。

旅行的意义——多年前，春树在她的小说里提到过：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她要去哪哪哪。后来，几乎在她每一次旅行前，我们都要见一下，美其名曰钱行；回来之后的第一时间内，也要见一下，听她讲讲那些旅行中的事情。春树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她总是在旅行中获得灵感。

她工作室里的凌乱大部分来自旅行中买的东西，它们堆满了她那朝南的房间。她开始写大量的游记，但往往我会先一步，在读到游记之前就看到那些从国外传来的彩信或者邮件。她很渴望和人分享旅行中的那些乐趣。当然大部分的时候，如果她遭遇了一个不良旅伴，那么她的整个心情都会坏掉。后来我渐渐发现，只有在国外的她才是真实的。作为一个矛盾体，她往往一离开北京，就又开始想念，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等她回来，过了两天新鲜劲，又想往外跑。

旅行，已经渐渐成为了她最近两年的主题。我最喜欢的就是她从国外带回来的那些好玩的东

西，有时是一个印着我热爱的卡通形象的本子，有时是二手店里的彩色墨镜，有时是绽放着的花朵耳环，还有来自好望角的鲜红欲滴的唇彩。对于女人来说，或许这些才是真正的旅行的意义。记忆有的时候会被遗忘，而图片记录下来的只是凝固的瞬间；但，物品可以历久弥新，让人在后来那些苍白的日子，获得力量。

她的大部分奇遇记都是在旅行中完成的，但很多东西往往无法付诸笔端，因为大部分的经历都很私人，就像那些有着特殊记忆的城市，往往只属于一个人或两个人，借助别人写出来总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而在她的游记中大部分能分享的内容都很像段子，比如“去华尔街学英语”。她真的是去“活的”华尔街学的英语，在“扭腰国”里。事实是这样的：她在美国报了个学习英文的短期课程，而朋友介绍她住的地方，恰恰就在华尔街。

大部分的游历过程对她而言，都是苦痛的，但不乏闪光的桥段，因此她常常会带回一些奇遇记。几年前，我正在某个地方忙碌，偶然接到了她的电话，当时她正在地球的另一边，一个郊区的房子里。她激动地告诉我，她刚刚去了隔壁邻居居家游泳，是偷偷进去的，然后我们一起分享了那些无法说出的秘密。旅行，总是给人以未知感，就像她的那个越洋电话，时隔多年，还留在我的记忆里，一直不曾抹去。

邢娜

春树，爱是共同的语言 初识春树，是在六年前的春天，我为了追求人生的意义，以流浪的方式走遍了中国各省区，刚从西南地区的森林里出来。

因写作诗歌，狂热地认为文化中的真善美能够拯救人类的心灵，我只身来了北京。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她家附近。那时候，她刚登上美国《TIME》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封面，被评为“新激进分子”，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很大。据一些媒体上的介绍，我本以为她会像她的诗歌一样锐利，甚至有些冷艳的样子。然而当我在约定时间在万寿路路边等到她时，却只见到一个身穿鹅黄衣裙、面容干净美好的女孩，从路对面的小区里走出来和我打招呼。虽然她的样子打破了我的设想，但她自然率真的性格，让我很快就没有了陌生感。我们在路边简略地谈了几句话后，见天气还是有些寒冷，她就带我去她父母家做客。

进入她的房间，门的对面有个电脑桌，旁边是书架，墙壁上贴有一些摇滚乐海报，还有《北京娃娃》的英文版封面。她冲了两杯热咖啡后，我们随意地席地而坐，谈论各自的生活所见以及诗歌和阅读，包括小说。她读过的小说非常之多，因我对当代小说兴趣不大，阅读面也极窄，总是有些接不上话。但是她的诗歌我是很喜欢的，还兴冲冲地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过，觉得非常有力量。可诗歌是没法去谈论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诗歌观、写作习惯。于是我们就打开电脑，一起坐在地板上看了两部好电影，交流感受，直到晚上愉快告别。这是我与她的初相识。

其后，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我和她一起参加过诗会，读过她主编的两种诗刊，还与她以及挪威来的电视记者、几个少年作家一起去KTV里唱过歌。不过，由于当时我始终不太习惯大城市，不喜欢城市里没有成片的树木和田野、自然的山水和湖泊，也尚不知如何实现改变社会的理想，只在北京住了大半年就离开了。再次和她相见并互相深入认识，是在苏州太湖边的一个寺院。那段时期我们几乎无

话不谈,她对我讲起她在感情中的热情和矛盾之处,并相继出版了写真集《她叫春树》和小说《红孩子》。但同时,她之前出版的小说都莫名被禁了,很难再在书店里面看到,理由不能详知。在那个困顿的阶段里,她应花了不少精力来调节生活,也开始更着重于去做好自己。

当我在苏州人潮涌动的火车站接到她时,彼此话都不多。我们一起到了我借住的寺院中,由寺里的法师安排了暂住的地方。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在寺院每天上早晚功课,食素食,简单生活。临走之前,她忽然令人意外地拜了我的师父为师。师父给她起法名为“妙霁”,“霁”字有雨过天晴、怒气消除的意思,她说很适合她。因着这个缘由,我们成了师兄妹。我和她讲一些佛经上的义理时,她常表示很乐于接受,但又不完全接受。这让我感受到她很有主见,对生活的认识是理想化的,但也不脱离于现实世界。没变的是,她依然保持直接且锐利的言辞风格。她在寺院住了几天后,决定返回北京。那是2007年的秋天,离别的当天恰好在下雨,似是为了送她,也送别一些过去的青春时光。

2008年初夏,春树和朋友一起旅行,到云南东河古镇来看我。晚上,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走路,沿着流淌的小河,到正福草堂的水亭里喝茶。在谈及旅途中的风土人情的时候,我得知她相继去了朝鲜、德国等地旅行,感觉到她又有了不少的变化。在文章中,她风趣地把朝鲜之行描述为一次效果绝佳的爱国主义之旅,并写到平壤人的生活,从一个国家的人的面貌上去写一个国家的现状:“当地人穿得其实挺不错的,女的都是白领丽人,着靓丽的西装裙加丝袜、高跟鞋……男的穿中山装、西装或军装。满街没有一个胖子。”她还写到朝鲜不允许游客用相机拍当地人,朝鲜警察会把发现的

此类照片删掉;又写到直到从朝鲜回到中国境内,火车上的游客意识到再没人来禁止了,纷纷拿出相机拍照时,她才发现原来想拍就拍这种小事,也是一种相对的自由。这种在不同政治和文化氛围中的旅行,显然对她的世界观有着直接的影响,必定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她的自我世界。

这次我们见面的时间并不久,然而彼此都很安静和快乐。随后她和朋友向我告别,我留在云南生活,她又相继去了一些别的地方旅行。行走的生活开始在她的人生中占据很大的比重。2008年四川地震,她去了陇南做援助和采访工作,亲见了地震区人们的悲惨状况:“地震前人们刚刚迈入致富奔小康的道路,地震后却一无所有,成了赤贫状态。不变的是他们的淳朴、热情、敦厚、良善……那么多人突然消失,还有更多人变得一无所有,自己便没有什么再怕失去的了。”她说这次灾区之行让她变得更独立、坚强、善于思索。

一年以后,我再回到北京,偶尔去她家看望她。一次她正好要作为“绿色和平”的志愿者去参与保护印尼雨林的活動,因要晚上去机场,东西太重没法自己提,我和她喝了些茶后,就顺道把她送到了机场。没隔几日,见到她写的拯救雨林的文字,说到原始森林遭到破坏,间接引起种种灾难,说到不远万里来到印尼只因环境的保护是不分国度的,人人有份,人人有责,说到如果通过努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美好一些,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在这样的行走的起因上,她超越了一般的执着于风景和地标的背包客、探险家。同时,抛开环境保护志愿者的身份,在个人的旅行上,她其实也有着另一种理念和更独立、纯粹的视角。

在2010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接着周游了不少地方,包括美国、南非、韩国。在南非她

特意去了开普敦的种族隔离博物馆，了解了“种族隔离”的历史。对比残酷的历史，她为在今时今日能够享受自由和平等的当地人感到高兴！在美国她则更关注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她认为美国和欧洲的年轻人更能公平竞争，更容易拥有单纯享受生活的心态。“不过，中国的年轻人仍是比较优秀的一代，他们承受了许多别的国家的年轻人没有的压力，耐性十足，如果开阔思维，心存大志，再配上锐度，简直没有对手。”——在这点我和她抱有相同的观点。

在人生这条行途中，每一次有方向地去践行一件事就是一次短暂的旅行。在单纯的旅行中，大部分人往往只关注购物、美食和风景，这仅仅是一种需求。如果能在旅途中了解各地的历史、生活面貌、政治体系，这则是一种人生的素养了。对于前者，人人都可以去记录；而对于后者，要将其融入文字中，则更需要纯正的作家的视野。春树的行游文字不同于纯粹的景物游记，更不是地理笔记，它比景物游记更深刻，比地理笔记更鲜活，更有人情味。这样的写作正是目前所缺少的。只有追求爱和践行爱的人，才会拥有这种写作。毫无疑问，春树不但在这个行列之中，还属于其中的佼佼者。尽管她不常对人提及真善美以及写作的“爱与被爱”的目的，但她的行走，她的努力，都是为了追求好的生活态度、美和善的理念、自由和平等的世界，这本身即是一种爱的转载了。

而爱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若单论旅行的此种意义，亦正如她所说，哪有什么单纯的旅行。她只在乎路上碰到的人和事，旅行只是一个媒介。她赞同“每个人生来就掌握自己的灵魂，是好是坏无需他人认同”，她一次次在生活中审视自己是谁，面对不同的社会和自我现状，不断创新和改变，渐渐抵达自己内心的深处，又将其铺展给读者们。

当我们放下手中的事，开始去读她的历程和故事，她鲜明的性格、有着爱的特性的世界观，必会带来碰撞和交流，给我们的成长予帮助。

行者于北京

2011年12月8日

修改于重元寺

致春树

red is your colour

pink is mine,

always

black is yours

white is mine,

always, always

青春真的没跑走

轻轻松松地我们就把它留下了

这并不是做客

它本属于我们

守护我们这样女孩的精灵

今夜我将为你写首歌

就用木吉他

我们也来不插电

为了我最好的朋友，春树，春树

我们是怎么 red and pink

为什么青春的精灵会守护我们
这样的女孩呢？

因为我们都喜欢 rock'n'roll
因为我们都喜欢 rock'n'roll

不管谁在哪个舞台

只要你是真正的 good songs' writer

Gia 殿下

自由新生活

《格斗俱乐部》里说：

自由就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它也说了，你穿的衣服并不代表你，你的工作并不代表你，你开的车并不代表你。

自由就是抛弃一切定论。自由是一个动词，与之相配的还有行动。

自由就是在薄雾升起、满天繁星的午夜，裸体跃入泳池，抛弃一切规则和束缚，尽情翱翔的快感。

自由就是年轻、贫穷、心怀梦想的中国旅行者突破一道道关卡，解决一道道难题后，终于打

包上路的激情。

自由就是在面对冷嘲热讽时内心一如既往地坚定，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心无旁骛，专心致志。

“应该等待，只是忍耐。”

自由就是有千百个叛逆的理由。

自由就是古龙小说里对西门吹雪的描写：远山冰雪一般孤傲的灵魂，冬夜流星般闪亮的生命。

自由是没有恨。恨是束缚。

自由就是不做附属品。自由就是不会“像蜘蛛网一样轻轻地附着在他人的生活”上。

自由就是相信奇迹，相信总有人会像烟花一样出现，绚烂、迷幻、光芒万丈。

自由需要争取。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没有斗争的生活是不存在的。

自由就是按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是按照邻居的意愿、领导的意愿、父母的意愿、同事的意愿。

自由就是信自己。

生活在并没有那么自由的世界里，要想得到自由，首先要学会自由思考。

来自石家庄的朋克乐队 Rustic 唱道：“China belongs to me.”

因为中国，所以成长。

春树

另一篇前言

我的生活还会像以前一样精彩吗？这是我在整理本书期间，有天晚上睡觉前，大脑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

我突然想起自己还曾经去过德国魏玛。那时穿着军用品雨衣的我和那时候同样年轻的前男友一起去拜访他青春时期住过的小城。我想起了那年夏天德国的气息，想起了魏玛的石子路，还有我们睡的硬床铺。

在那里的大部分记忆都没有写进那篇德国游记中，是我当时忘记了还是故意的？但我真的去过那里，尽管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记忆是不会骗人的，它也许会隐藏起来，当突然有一天它再度浮现，只会在想象中愈加完善。

以后的生活也会像曾经的生活一样让我记忆深刻吗？这是我所担心的问题，也是我在整理这本书时提出的疑问。

我爬起来开始改书稿。正如之前的生活是我自己创造的，之后的生活也只能由我自己负责。目前我能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赶紧将这本书完成，这些文章和照片是我小说和诗歌创作的另一侧面，是完全不同的一面。

我不是一个旅行家，这不是一本旅行书。很长时间内都有个疑问：难道去的地方越多，去的地方越偏，去的那个人就越牛，越有智慧吗？后来我有了答案：当然不是。只有在这过程中得到的个人感受才是有价值的，否则海就是海，大楼就是大楼，博物馆里的艺术品就只是艺术品而已。旅行对我来说并非呈现而是再度创作：将脑海中的精神世界进行拼贴，最终达到完整。我拼的并不是地图，而是我的世界观。

我希望我所看到的都能与我的过去会合或碰撞，就像去美国之前，我都是从电影和书里了解美国，我必须亲自去感受一下它与我以前认识的有何不同。有一天我希望去俄罗斯，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去过俄罗斯，而是因为我渴望看到我喜欢的俄国作家伊万·布宁写到的乡间风景，想看看电影里出现过的红场。

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写：“我讨厌旅行，我恨旅行家。”我永远不会写单纯的游记或攻略，我在乎的是旅程中的个人感受，那是无法被复制和取代的。而我的个人经历都那么荒诞：

二十一岁的时候去曼谷见网友，结果人家割腕了，不过没死；在平壤我们旅行团里有个男的还想跟我一夜情，一直劝我跟他住一个房间[当然我没答应，倒是佩服那个家伙在朝鲜都色心不减]；在丽江的时候我和闺蜜去湖边玩，在回来的路上我一不小心栽到了路边的沟里，胳膊和腿全都被路边的植物扎伤了，把她逗得哈哈大笑；与人约好去台湾旅行，结果我没带护照，被中途拦在了香港机场……这些实在没有什么普世意义，全是个人经历。

书中还有一些短文，所记内容时间跨度较长，不知道算是随笔还是别的什么，我认为放在这本书里也是合适的——在自己的内心旅行难道就不叫旅行了吗？

春树

2012年6月16日于北京

楚山秦山皆白云

你知道 UO 是什么意思吗？

那是在 Stavanger 的一个摇滚俱乐部里，一个男孩问我的。

我说不知道，因为我们说英语，所以我一直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和一部电影有关。

我买下那件小号的蓝白 T 恤，上面印着红色的英文字母“UO”，二百块钱，真挺贵的。我知道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他了，这辈子。他表现得很随意，但又不同于北欧人特有的那种随和与冷漠，他的随意带点温度[当然也可能是我冷晕了，瞎琢磨的]，总之我对他很有好感，很想跟他多聊聊音乐，可惜我的英语太差了。

上海农民说，音乐是世界性语言，可惜小说和诗歌都会受到本土语言的局限。甭管什么语言，反正那种看着帅哥却无法对话的感觉太糟糕了。

我和小尹住一楼，浩波住十三楼，他的房间比我们的大两倍多，还有浴缸，真是档次不同啊！“人比人，气死人。”浩波得意洋洋地说。于是他的屋子在接下来的几天就变成了我们的聚点，我们在那里抽烟、喝茶、发牢骚，还听京老师谈诗歌。

在挪威，我见到了二十年前的“撒娇派”的掌门人京不特。丫特逗，还学默默[诗人，“撒娇派”创始人之一]说话：“我们诗人要有使命感、责任感……”

提起诗人，京不特说，这是他的“过去身份”。

京不特花了四个小时简单跟我们说了一下上海诗歌的发展史，当然主要讲的是第三代那帮人。上海真是个好玩的地方，特极端。比如商人特别多，但“文革”时，上海小将一夜之间将淮海路的商业广告换成了毛主席语录。又比如，上山下乡时，全国行动最快的下乡队伍为上海某中学一群初中生，他们连夜收拾行装，十二小时之内就离开学校和家乡前往苏北农村插队。[出处：《中国知青终结》]